

靈魂缺口的秘密

塗鴉牆上
有些散亂坐凳的影子
似乎天門
關閉了

誰還記得野火
在世界的血管裡迅速
蔓延；一如今
陰沉的形式散布在冷靜中

明我會再看到碼頭
牆壁和熟悉的道路
在未來開放時，早晨
會像船隻停泊在港口。

Eugenio Montale(塗鴉的牆上)

一、

男孩從並沒有發現自己的身體已經刻著歲月痕跡，他仍以為自己是個年輕少年，從外人看來，他確實是個強壯的青少年，有著血氣方剛的稚嫩表情與固執雙眼；不過人們看到的僅僅是這個男孩的想像，他極力的幻想著自己可以永保 15 歲的青春年少，那是他最滿意的年紀，因為他覺得自己是最強的 15 歲少年，這使他自己也不清楚自己真正的年齡，他的身體和靈魂被這些強烈的意志力告知，不能隨著時間老去，可是時間確實是一直在交替，他無法真正的阻止。於是他終於一分為二，而且真的是分成了兩半，一半是他的意志力所形成的；一半則是原來的自己。

這兩半的身體各自過著自己的生活，當他們分開之後，他們有著前所未有的暢快，當他們用一半的身體走在街上時，並沒有人覺得訝異，人們覺得這是再正常不過的事，因為他們並不認為人真的可以分成一半，他們覺得自己只是看到幻覺，看到的其實還是一個完整的人。這個分成兩半的男孩，並不知道人們是怎麼看自己的，想要保持強壯 15 歲那一半，還是用自己堅強的意志力讓別人可以看見自己的俊美，其實他不用這麼做，人們就會這麼看待了。而另那一半，本來就不在乎這一切，他成人的身體卻隱藏著孩子的童真，滿地奔跑著，他充滿笑容，那種微笑讓人看了很難忘懷。

雖然他們分開了，但他們仍住在一起，別以為他們的感情會很差，實際上他們的感情非

常好，因為當初他們也是因為尊重對方才分成兩半的，並非因絕裂而分開；況且他們有一個共同的任務，那就是他們都相信會有另一個人，也和他們一樣是這樣分開的，他們如果可以找到這樣的人，就能拼湊出一個完整的個體，他們相信這會使他們的靈魂找到最後的歸宿。

15 歲少年叫做毅，另一半叫做浩，毅已經沒有上學，他是一位葬儀社的化妝師，千萬別懷疑像他年紀這麼小，怎麼會去做這個行業呢？他在十三歲親眼見到祖父過逝後，就決定要做這個行業了，這也是他只唸完國中就停止學業的原因。他覺得為什麼死去的人不能看起來漂漂亮亮的，他對外表的執著，讓他成爲一個專業且著名的葬儀社化妝師。很多往生的家庭都指定要他來化妝，他的妙手總讓家屬感到安心，讓死者更加莊重；但說真的，如果你第一次認識到毅，了解他的行業時，大概很難相信，因為他看起來是那麼俊美，你甚至會覺得他可能是一個模特兒，當然人們不會發現他只有一半身體的秘密，尤其是外表如此出眾的男孩。

浩則是一位樂手，他的外表比毅老上許多，看起來像是三十幾歲的男子，但身體已發福到連鳥都要尖叫的地步，頭也提早禿的沒剩幾根，可沒有人知道他的身體裡只是個小孩，不過說起演奏樂器，他的天份足已讓迴盪在藍色月光中的水滴凝結。他演奏的樂器是一種很少見的樂器「四弦琴」，這琴是來自尼泊爾、印度一帶，琴身的木雕非常特別，演奏出來的聲音很奇特，也許他並沒有像毅一樣，在同行中那麼出名，但卻充滿個人風格。比較特別的是，他專門被人家邀請到一些著名的酒吧演奏，一般人一定會以爲他的外表怎麼可能受歡迎，如果你這麼想就錯了，自從有一次，他臨時幫人代班後，說也奇怪，大家對他的印象都出奇的好，或許是爲他其貌不揚甚至讓人有點厭惡的外表下，竟然可以演奏出那麼多炫技，感到好奇吧。他用四弦琴常常演奏著時下的流行音樂，並喜歡用自己的方式來詮釋，這更是讓大家佩服不已，當然沒有人知道，他身體裡裝的只是個小孩罷了。

二、

我是先認識毅的，原因是我心愛的寵物出了車禍，他的臉和身體幾乎不見了一半，我難過了三天三夜，心想絕不能讓他這樣下葬，所以我打聽到他，知道他是一流的化妝師，可以讓任何死去的生命看起來更莊嚴。

「你說你要我幫忙你把這條狗恢復成原來的樣子？」

「是的，毅先生，我知道你是這行的專業，拜託您了。」

「很抱歉！先生，您請回吧！我不幫動物化妝的，我只打扮人而已。」

「請您務必幫忙好嗎？他對我非常的重要，況且他也是個生命呀！」

「我還是沒辦法接受，你帶他去找別人吧！」

毅繼續做他的工作，不再與我對話，我站在那很久很久，他也無動於衷，我只好把狗再包起來，準備離去，就在我走到門口時，他又說話了。

「我相信你可能再也找不到任何一位化妝師，可以將他變回原來的樣子，你要我幫忙，我可以答應，但你需要拿個東西來交換。」

「如果是錢的話，一定沒問題的。」

「先生，這並不是錢的問題，我需要你幫我找一顆石頭，這個石頭必須一半是硬的；一半是軟的。」

「毅先生，您這是在開玩笑吧！世界上有這種石頭嗎？」

「有的，我確定有，在你找到之前，我會保管你的狗，而且絕對不會讓他壞掉，你可以放心。」

我沉默了一會，心想爲了自己心愛的狗，就找找看好了，反正他說不會壞掉。

我走出毅的工作室，看著地上的石頭，開始想著怎麼可能在世界上數不清的石頭中，找到那個他要的石頭呢？我想就連動物園裡的長頸鹿都覺得我愚蠢極了吧！但都已經答應了，也不知該怎麼辦？

那陣子我剛好失業，心情很鬱悶，這時不但自己心愛的狗死去了，就連想幫他做點事都碰上了怪問題，到了夜晚，我前往了那間常去的酒吧喝酒，那是一間有 LIVE 演出的酒吧。爲什麼喜歡到這裡，是因爲裡面有一個很棒的樂師，而且她只是個年輕女孩，看起來大概像是高中生而已，她固定會在那演奏，她所用的樂器極爲少見，長的像是吉他，但必須用腳踩才能發出聲音，發出的旋律總帶點蒼涼哀傷，對我來說，精準的對極了這裡的氣氛，那個女人固定星期二、四在這裡演奏，有一些人似乎和我一樣，都會固定來這聽她演出，而且我發現一件事，絕大多數的人都和我一樣，是一個人來的。

那晚，我聽完了演奏，一個人點了杯不加冰的威士忌在吧檯上喝著，那位樂師緊跟著坐在我身旁，突然對著我開口：

「你好像常常來這裡聽我演奏。」

「嗯！你有注意到呀！我很喜歡你的音樂，雖然有時聽了會讓人想自殺，但不知爲什麼？那音樂卻像訴說著自己的內心世界一般。」

「我想我們都是在城市流浪的孤獨者吧！」

「你有注意到，來聽你音樂的人都是一個人嗎？」

「有的，我始終覺得那能量像是匯集所有孤獨似的，把他們都聚在一起，有點像南極等著母企鵝回來的公企鵝心情。」

「你不覺得這樣下去，連在角落旁的狗都會想去撞牆嗎？這樣的氣氛似乎很沉重。」

「那也沒辦法，那也是狗的選擇呀，他選擇了在這裡，就要承擔所有生命在這個空間裡所感受的部份，況且說不定，撞了牆之後，他會聰明的開始和我們交談。」

聽她這麼說，我大笑了一會兒，本來沉默的酒客都被我嚇了一跳。

「你的想法真有趣，不過說到狗，我自己養的狗前幾天死了，身體和頭都只剩了一半，看起來很慘，後來我去找了一位葬儀化妝師，希望他能幫忙把我的狗恢復成原來的樣子，我再幫他下葬，結果你知道嗎？他居然跟我開出一個奇怪的條件！」

「有我剛剛說狗會去撞牆那麼奇怪嗎？」

「嗯！更怪，他要我找一顆半軟半硬的石頭，只要我找到，她就會幫我把狗恢復原狀，好笑的是我竟然還答應，真不知該去那裡找那種東西？」

「那個化妝師很有趣嘛！怎麼會想到這種東西，不過那石頭真的不好找吧！但也許那顆石頭早已在某個地方等你了」

「但願如此，來！我請妳喝一杯吧！敬在角落和我死去的狗！」

那樂師和我喝到酒吧已快打洋才離開，此時天色已開始泛著舒曼的鋼琴色彩，我醉醺醺的走在巷子裡，打算搭計程車回家，這個時候，不知是不是發生幻覺，耳中卻一直聽到一個很細微的聲音。

「你想找那顆石頭嗎？我可以幫你。」

這句話大概重覆到了第十幾次，我才聽清楚內容是什麼？可我看這巷道裡根本沒有半個

人，只有趴在垃圾桶上的貓和翻倒垃圾的老鼠而已，但我確確實實聽到了那清楚的聲音反覆在我耳邊旋繞著。

我真的懷疑是我喝醉了，就在巷口處，我竟看見酒吧裡那條狗正朝著牆角不斷的撞擊著，像是實現我和樂師的預言似的。

三、

毅和浩兩人正共用晚餐，聊些彼此發生的事，當他們在家吃飯時，看起來的確像是只有一半身體的人，而不是外人看見的完整個體，他們會互相幫對方夾食物，這樣可以避免很多不方便的動作，自從分成兩半，他們就深深的覺得這種用餐方式比以前一個人孤單的吃著要熱鬧多了，對他們彼此間的感情也很有幫助。

「最近我們酒吧裡來了一個很厲害的樂師，是個年輕女孩喔，她的樂器我從來沒看過，是用腳發出聲音的，演奏的音樂相當特別，讓人覺得已經走到世界盡頭一般，本來依我的經驗，這種音樂在我們酒吧裡一定完蛋了，但是想不到有不少人喜歡，說不定你會有興趣，改天來我們店裡看看，我下星期要和他同台。」

「嗯，好呀！等下次下大雨的時候，我就過去看看。」

「爲什麼非得要等下雨的時候？」

「雨聲可以讓我聽見心跳呀，那時候去比較好吧。對了，忘了跟你說一件重要的事，我把那件事情交給一個人去辦了。」

「什麼！你確定找到合適的人選嗎？那不是隨便就可以完成的任務。」

「那是一個抱著只剩下一半身體的狗到我這來的男人，他請我幫他的狗復原，我一開始拒絕了，但其實他一進門，我就感覺他可能是幫助我們完成任務的人，但我不是十分確定，還好他有留下來，沒有轉頭就走，否則我們不知還要等多久。」

「那我們現在只有等待他的消息了，是嗎？」

「嗯！不過現在問題來了，萬一那出口開啓了，我們還沒找到另一半身體，怎麼辦？」

「這倒是，事情突然變複雜，時間也越來越緊迫了。」

四、

那天，我醉醺醺的回家後，整整昏睡了三天，在夢裡，我不只一次的夢到那顆石頭已經出現在我的面前，但卻不只有一顆，而是好幾百顆，都擁有半軟半硬的特質，在我醒來的前一個夢裡，他們正組合成一個非常巨大的石頭朝我飛來，我驚嚇的連忙醒來，才發現那是一場夢。

我一直在想，三天前我在巷子口聽到的聲音到底是什麼？難道我和樂師在酒吧開的玩笑會變成真的，真的是那條狗再撞牆後，就突然會說話了嗎？我越想越覺得奇怪，決定再回到那條巷子裡，去看看那條狗。

回到那個巷子時，我什麼都沒看到，只見到被雨淋得濕答答的舊報紙，外頭的雨下得非常的大，常去的酒吧又在附近，本來今晚不打算去那的，但好像有著奇特的訊號牽引著我前往一般。

酒吧內，今天聚集了很多人，在門外時，我就已經聽到那個熟悉的樂音聲；但另外還有一個我沒聽過的樂器在伴奏，上面的兩個人，包括了我常聽的那名樂師和另一個拿著古怪樂器的禿頭男子，可是當我看到整個酒吧的情況，卻嚇壞了，台下的人變成了一隻隻長的像狗的人，他們都有人的身體，但卻長著狗的頭，我覺得有點昏厥，心想這到底是怎麼回事？

但我還是坐下來一起聽著演奏，坐在我身旁的那隻狗，突然回過頭來，我一看，這不就是那隻前幾天撞牆的狗嗎？他開口說話了

「我知道你想要的秘密喔，你要不要請我喝酒？」

我愣住了，我從來沒有跟狗喝過酒，那種心情很奇特，像是在水底做仰臥起坐的感覺，但我還是請他喝了一杯。

「你看台上那兩個人，其實都不是他們原來的樣子喔，那個你喜歡的女樂師，她其實和我一樣，只是一隻狗，那個男的就更特別了，其實他很年輕，而且他和別人共用著身體，你現在看到的只是另外一半。」

我聽了撞牆的狗這麼說，心中滿是狐疑，當然是不相信，我想趕快離開這裡，不過這個時候，熱烈的掌聲響起，演奏結束了。我見到他們兩人往我這個方向走來，女孩伸手和我打了招呼，我起身又不好意思坐了下來，伸起手來和酒保要了兩杯威士忌。

「嗨~你怎麼會今天來呢？這和你平常來的日子不太一樣喔！」女樂師表情愉快的問著

我。

「我呀！覺得悶悶的，所以來喝喝酒順便來找你，請問旁邊這位是？」

「真抱歉！我忘了介紹一下了，這是浩，是個很受歡迎的樂手喔，最近在幾個酒吧紅透了，好不容易我才有機會和他合作，你看他使用的樂器很特別吧！」

我看著那個禿頭男人所拿的樂器，有著四條弦，上面刻的雕像是一個很兇惡的女神，腳下踩著神蛇與烏龜，看起來很嚇人。他看來還算年輕的臉蛋，卻因為頭頂那禿得僅剩下沙漠邊緣的頭髮，顯得矛盾又孤單。他聽到女孩再介紹他時，並沒有回頭起來和我打招呼，一直在跟那隻會撞牆的狗說話。

我終於還是忍不住問了女樂師。

「那隻我們在喝酒時談論的狗，怎麼會坐在這裡喝酒呢？你知道今天酒吧裡的客人的頭是怎麼回事？」

女孩聽我這麼問，反而驚訝了起來！

「等等！你說今天來的客人長得很奇怪，是指他們都有著像狗一般的頭嗎？可是一直以來，都是他們在聽我的音樂，每次你來聽的時候，他們也都在呀，難道你都沒有發覺嗎？至於那隻正和浩說話的狗，那天聽到我們的對話後，真的跑去撞牆，然後竟然就可以開口了。」

我聽完她的話，突然覺得自己不能再待在這裡了，這一切簡直像是幻境一般，我無從分辨她說的話是真是假；也無從分辨我看到的世界到底是怎麼回事。我再看了一次酒吧裡的人群，那一張張的狗臉並沒有任何突兀的感覺，反而是我在這樣的場域變得奇怪無比，我準備轉身離開，那隻和我同桌的狗又說話了。

「你要走了？你不想知道你要的秘密嗎？」

我沒再回應他，迅速的推開大門準備離去，離開前，我再回頭看了女樂師、禿頭男，他們慢慢也變成了狗的模樣，我不敢再看下去，踩了大雨過後在門口積留的水漬，大步離去。

五、

「你今天怎麼沒有來看我演出呀？剛好下大雨，我和那個上次提到的女孩一起演奏喔！」

「浩，真抱歉！本來我是要去的，不過我收到了母體傳給我們的訊息，他希望我們能趕快完成我們的任務，我一直在想該怎麼辦？」

「想不到母體那麼快就找到我們了！」

兩人頓時都陷入了沉默，思緒進了長長的隧道，過了很長一段時間，浩開口了。

「你知道嗎？我今天好像有碰到你上次和我提過的那個人，我在酒吧時，那個女樂手和我說，最近她碰到一個人，告訴她有人請她找一顆半軟半硬的石頭，我想那是你說的吧，後來我們演奏完就看到那個人。」

「嗯！的確是那個人，怎麼樣了？他的進展如何？你有和他聊嗎？」

「沒有，我忙著和一隻狗聊天，不過他長的很特別，很像那個人，你不覺得嗎？」

「我也這麼覺得，當初他抱著狗的屍體進來找我時，我就感覺到了。」

「所以你確定是他嘍！」

「我想八九不離十吧！」

兩人又陷入緘默，再互相餵食中結束了晚餐，窗外的夜空閃爍著城市中尚未見過的光芒，一顆行星與月亮的光暈輝映著，他們各拖著一半的身體倚靠在窗口，望著被城市光亮染的有點發白的黑夜，那一顆行星的與月亮之間的距離成了母體對兩人的等待，他們兩人相互看了對方一眼，發出了一種螺旋槳式的微笑。

六、

我離開了酒吧，在飛奔回家的途中，一直覺得有人跟著我，我打開了房門，屋裡寂寞得像貓的尾巴，我燈也沒開的往沙發躺去，房內的漆黑讓我隱約感受到那個跟著我回來的人也到了這裡，但我並不感到害怕，反而有種說不出的感覺，如同小時候我送給我家小白兔的那束花，我還記得那花瓣是粉藍色的，那是我養的第一隻寵物。

窗外，我看到了一顆我從未見過的行星，他發著青色的光芒，光芒的最外圈與月亮光暈之間的距離，似乎產生了一種奇怪的召喚，我覺得似曾相識，而且和我有著極大的關係；那距離感簡直像是白天與黑夜間的鈴聲，讓我想起了我死去的狗，也讓我想起了那個葬儀師、禿頭樂手和女樂師。

我不自覺的哼起歌，腦中出現了但丁神曲中地獄篇裡「當時無風，雪飄降群山」的畫面，

我彷彿望著那白的地獄之火，緩慢的降臨到我的身上一般；疼痛嗎？我絲毫沒有感覺，我的手按在胸口的位置，心臟起浮的跳動著，慢慢的爬升到太陽的位置，我的手慢慢沉下去，穿過身體，撫摸到了血液，他們像是摩西過紅海一般，分成了兩半，好讓我可以觸摸到那個我一直在尋找的東西—被行星與月亮間的距離所召喚的物體，我的手慢慢的接近他—是的，就是了，原來他就在我的體內。

當我將他從身體拿出來，夜晚的氣息似乎瞬間消失了一般，大概持續了三秒鐘，那個物體開始發出藍光，呼吸般的閃爍著，我觸摸著他；那半硬半軟的觸覺不就是我要找的東西嗎？但他怎麼會在我的體內？那藍光仍不停的閃爍著，我望著窗外的行星與月亮，他們竟也發出了回應，在忽明忽暗中閃爍了起來，他們之間淡淡的出現了幾張狗臉，似乎是我在酒吧裡見過的那幾張臉，也包含了撞牆的那張臉。

七、

「我感覺到似乎找到那顆石頭了」毅在睡夢中突然把浩搖醒。

「快！你看看外面。」

兩人打開了窗戶，望著夜空，他們看見了月亮與行星，互相微笑了起來。

浩拿起了他的四弦琴，開始唱起歌，他稀疏的頭髮在晚風中飄動著，那一根根的頭髮開始斷烈起來，朝月亮的方向飛去。毅站在浩的身後，撫摸著他僅剩的頭髮，拿起剪刀，一刀一刀的將他剪去，那髮像是外太空飄浮的隕石，有些慢慢的墜落；有些則朝遠方前進，浩仍不斷的演奏著，他的頭頂進行了一場等待許多的儀式，已經到了最後一根了，毅突然停了下來，留下了他。

我在黑暗的房間裡握著藍色石頭，聞到如薰衣草般的香味，見到了幾根頭髮從窗口飄了進來，他們進入了我與月亮間的視線；這個時候，家中的門鈴響起了，打破了夜晚如末日般的寧靜。

她站在門口那個，我喜歡的女樂手出現在我面前。

「走吧！跟我走吧！時間已經到了，你看他們都在等你。」

聽到她對我這麼說著，我的腦袋一片空白，我不懂她的意思是什麼？但她的話卻充滿一種深刻的魔力，讓我無法抗拒，我朝著她的身後望去，那些酒吧裡的狗竟全都在那裡，他們看著我，眼神透露著寂寞的訊息，然後我加入了他們。

女樂手拿起了她的樂器，慢慢演奏起來，世界盡頭般的旋律，迴盪在月光的影子下，我

們和那群狗往那顆行星的方向走去，當我們經過一灘午後雷陣語的水漬時，我望了水中的倒影，開始發現所有狗的身體都只剩下一半；但在我眼中，明明他們都是完整的，我看著他們愉快的聊著天，但水影下的他們卻是面無表情的，我心想這是怎麼回事？他們有的留下右邊的身體，有的人留下左邊，我手上的藍色石頭越來越亮，然後我在前面看見了他們。

那位我在酒吧見到的禿頭男子和另一位俊俏的少年撐了一把紅色雨傘，出現在那盞忽暗忽明的路燈下，再近一點，我才看清楚那位俊俏的少年就是葬儀師，他們見到我，微笑了起來，帶頭的女樂師和他們開始交談。

「我把他帶來了，他已經找到你們要的東西了，我的秘密也可以還給我了吧！」

葬儀師走到我身邊，看到我手上那顆發光的藍色石頭，我將手心打開，將石頭拿給了他。

「這顆應該就是你要的石頭吧？」

只見他從身後的一個行李拿出了我心愛的狗，他的臉蛋和身體看起來就像還沒出車禍前那樣的漂亮，雖然已經死去，但看起來卻十分的安詳，我好高興，原來他早就將我的狗恢復了，只是再等待我的石頭。

「這石頭你是怎麼找到的呢？」

「我也不是很清楚，那像是一場夢境，然後我就把他從身體裡拿出來。」

只見葬儀師和禿頭樂手交頭接耳的不知在說什麼，接下來我眼中的事，實在讓人不敢相信，他們兩個開始大笑著，身體的另一半慢慢變成透明的，藍色石頭發出的光幾乎讓人覺得即將開啓一道時光大門，那光束往他們身體變成透明的一半射去，透明的部份產生了藍色的液體，緩緩往四周的擴散，如霧般的成形，他們兩人的另一半身體隱約開始有了新的樣子，但那朦朧和強大的光使我完全看不清楚。路燈下的飛蛾在兜著圓圈，路燈發出了陣陣吱吱的閃爍聲，藍色的強光漸漸消退，霧氣逐漸褪去，我見到了這如夢幻般的轉世過程，簡直像是見證生物的誕生一般。

他們兩個終於從霧氣走出來，在我眼前的這兩人，彷彿是從另一個世界來的一般，他們因為藍色石頭產生的另一半身體，竟是狗的身體，他們完完全全變成了一種半狗半人的狀態，可是不知為什麼？明明這是很奇怪的，但我卻覺得他們再正常不過了，他們天生應該就是這個樣子，是那樣的舒服又優雅，他們慢慢的走到我的身邊，禿頭男子開口了。

「謝謝你，我們終於自己我們一直在找的另一半，原來就是我們自己，我們準備要故鄉

了，希望以後還能見面。」

他們兩緊握我的雙手，開始朝天空的月亮和行星飛去，藍色石頭氣力耗盡的變成了一般石頭，他們在空中對女樂師大喊著「妳的秘密就是剛剛那個送我們石頭的人，妳要找的人就是他」。

我聽到之後，心想他們說的那個人不就是我嗎？女樂手此時也回頭看著我，旁邊所有的狗也都用水星般的眼睛望著我，我的心中則滿是疑惑，「秘密」？那女孩到底有什麼秘密？爲何跟我有關，這個時候，我發現街上出現一群群不同的人；還有一群群不同的狗，他們紛紛從不同的建築物與街角竄了出來。

女樂手的音樂在街頭上飄動著，我開始不知不覺跟著她，城市裡的人和狗聽到音樂後，都像著了魔似的，紛紛從睡夢中驚醒，排成了一條很長很長的隊伍。在隊伍中沒有有人在交談，人和狗相互交錯的排列著，原本他們的身體應是完整的，但只要一聽到音樂，一跟上隊伍，身體的另一半就開始消失，只見人越來越多；狗也越來越多；隊伍越來越長，不知女樂手要帶大家前往何處？只是一直往前走著。

跟隨的對伍已多到看不見盡頭，世界寂靜的像火星上的夕陽，不知過了多久，都市裡的高樓已都被拋在腦後，眼前的濺起了一片如夢似幻的藍，我們到了大海旁，可是女樂手卻沒有因此停下腳步，我想叫住她，卻無法發出聲音。她仍一直往前走去，隊伍也都跟著往海前進，只見海水越來越高，慢慢的把我們淹沒，女樂手已不知沉到海的何處，但樂聲卻仍在這藍中飄盪著，那感覺越來越迷濛，我也無法自拔的跟著所有人往海底潛去，海中的氣泡像是飛行器般，在我眼前流動著。

我見到了那龐大的隊伍繼續在海底走著，這個時候，我見到從海面上開始降下了一粒粒小小的物體，當那個東西打在我的身上，我才發現那是一顆顆藍色的石頭，就像我從我身體拿出來的那一顆一樣；但奇怪的是他們打在身上竟不怎麼痛，我一摸那些石頭，竟也是半硬半軟的，這些石頭在海中發出陣陣的微光，彷彿是召喚我們來臨的靈魂出口。

那一顆顆的石頭，一接觸到海底的土壤便開始變形，變成了一具具身體，那身體也都只有一半，隨著降下的石頭越多，那身體也越積越多，但隊伍卻絲毫不受影響，仍一直往前走著。

我感覺到自己的身體開始產生異變，如有一種超能量預備爆發，我身體的另一半幾乎已經完全透明，我可以見到海中生物穿過他，緊接著我感覺到有一股力量正在接近我；女樂手剩下的那一半身體，正在和我這一半結合，我的身體發出了強大的光芒，並且疼痛萬分，我幾乎昏厥了過去，可我仍意識清醒著。

除了我和女樂手之外，隊伍中的人和狗也都如同我們一般結合，每一個結合的過程中，發出亮光的顏色都極為不同，整個龐大的隊伍像是極大的發光體，那一個個的身體慢慢發出微光；但聚集起來時，卻感覺到光亮無比，海洋被渲染成了光譜般的色彩，這是一座想像中的新城市嗎？藍色的石頭在海中飄盪著，我開始見到一個個結合過的半人半狗身體，被吸進那一顆顆的小石頭中，當一有身體被吸進時石頭裡，石頭的亮光就消失；然後他們開始往海平面升起。

我也被吸進藍色石頭中，在被吸進小石頭的剎那，我感覺到女樂手在對我微笑，並對我道謝，我不知道那是什麼感覺，自己的身體在和自己微笑？但是卻很舒服。我們慢慢浮出海面，海平面的天空，出現了無數顆裝載著人狗靈魂的石頭，這是我們一直在找尋的最後淨土嗎？所有的石頭仍繼續上昇，往夜空中飛去，月亮一上弦月。

我從石頭內往外看著，大家緩慢的消失在月亮光暈中，葬儀化妝師和禿頭男子在空中和我微笑著，海面上，月半彎的倒影在水中揮灑著彩印，我望著海中倒影，身體一半快樂著；另一半卻悲傷了起來。我雙手張開，任由月暈中的海水擺盪，我知道潮水自然會把我帶向那個我夢中的地方，我想起了我死去的狗；想起了那兩個合而為一的男子；想起了在海中結合的那一具具身體；想起了女樂手和我身體融合時的特殊感覺，靈魂像是被抽盡了一般，但卻進化成另一種更貼近我們的生物，我曾經在這個星球生存過嗎？亦或這只是我們一直在找尋的地方？白雪無聲的飄落著，天漸漸亮了一我沉落下來。